

王凡西 楼国华

1.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中国不承认它是殖民地。理由是：一．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它虽然被英国占领了一百多年，但他们不承认这个由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结果；二．中国政府目前是暂时容忍英国继续统治这个地方的。一到时机成熟，便将经过谈判，予以收回。

不管中共所持的理由是否正确（注）；但总不能面对香港过去是、目前仍旧是英国殖民地这个事实。因此，要谈我们在香港工作的方针，不能不以此一事实为根据，针对着这个事实。

2. 既然是英国殖民地，那末香港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大众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殖民当局，他们斗争的最大目标，是要将香港从殖民地统治中解放出来；使那占香港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从被奴役地位变成主人地位。

不论从那一立场来说，我们都反对让英帝继续做香港的统治者，因为英国统治香港，绝对不可能为了香港居民的福利，而仅仅为了剥削、榨取这个地区的人民，藉以缓和陷于分崩离折，垂死挣扎的大英帝国的深重危机。

3. 要使香港脱离殖民地地位，意思是否说要请中共立即以军队解放香港呢，还是主张让香港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以为二者都不是。中共如果已决定用武力收回香港，毋须我们邀请。如果它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我们的请求无用。而且，真正解放香港，如果意思是说：要使香港不但成为由中国人自己统治的香港，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代表着充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香港，这就不能由解放军的开入来解决，因为中共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表示出，它是非常极权与严重官僚化的。因此，我们必须声明，解放香港，首先是香港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者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将这个任务，和北京人民政府的收回香港这件事分开来。

那末这是否说，我们主张成立「独立的香港国」？绝不，无论从民族观点，从现实的政治观点，从整个中国革命前途这个观点看，「香港独立」这个主张都是毫无根据，而且绝无现实性的，在客观上，它祇能成为大

英帝国延长其殖民地统治的一个虚伪的幌子。「香港国」的虚伪将十倍于「新加坡国」，而其反动性则千百倍于「台湾独立国」。

4. 关于香港（包括澳门）的前途，我们作如是观：香港的工人阶级要率领一切劳动者，以及全体不愿做役奴的小资产者，反对殖民统治，乃至从这个统治之下完全解放出来，藉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非官僚化的地方政制。总于这种政制将来与中国其余部份的关系如何，它将立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抑将力求保持自治地位。则须待届时的实际情形来决定。

5. 依照北京现当局的政策，在它自己决定未收回香港之前，与其让香港被香港的劳动群众所解放，不如交托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更为稳当。因为解放香港的革命，不但会妨碍中共与英美亲善的外交政策，会损害到他利用香港来赚取外汇的经济政策，而更重要的它会唤醒全中国的，特别是临近香港的广东省的劳动者起来，会不利于中共当权者的官僚统治。因此，如果香港真正发生反英的群众革命运动的话，北京多半会通过它在香港的直接代理人，并且会联合英国当局，竭力扑灭革命者。

6. 因此，香港本身的革命前途与中国工农大众反对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分不开。这二者是有密切关系，同时也相互影响的。香港如果发生推翻英帝统治的，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将会推动整个中国反官僚革命的前进；另一方面，祇有在中国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兴起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香港的由民族运动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完成，并且使解放后的香港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自愿归属的部分，使它的胜利的果实不致为极权官僚的统治所吞没。

7.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香港革命者最迫切的重要任务，在于利用目前香港比较特殊的条件，一方面根据当地实际的要求来教育与组织工人与一切劳动大众，引导他们走上反殖、反帝与反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却要密切注意国内革命与反革命二类势力的斗争，要密切注意国内工农大众与一切革命者的反官僚斗争，要设法和他们保持联系，要在理论上与政治上总结出一个重大事变的经验，藉以具体地宣传在中共治下进行革命的需要的方法，更重要的，要将这两方面的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8. 在进行这二位一体的斗争，有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主张在中共内部进行政治革命，但我们完全肯定在中国革命中曾经完成的有关国家的社会主义性的改造，特别是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的国有化，土地私有制的取消等等。我们不但肯定这些成就，而且要坚决地保卫它们。因此，当我们号召在国内实行反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时，绝对不是，也绝对不能站在垂死的国民党与英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而要站在彻底社会主义的与工人民主的革命立场上。依我们之见，中国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恰恰就是从内部去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及其前途的一种方法。

从这个立场出发，得出了我们在战争中保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这态度具体地应用于香港，

那就是说，将来如果在中国和仍受英帝控制的香港之间发生战争，我们无条件站在中国这一边。（除非那时的
问题已经是关于一个由革命产生的自治的香港，而中国又完全处于官僚统之下，牠的军队的开入是为了破坏革命，那末我们当然要保卫革命的香港。）

9. 要将上述方针在行动上实行出来，要完成所有这些任务，香港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首先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去锻炼自己。这个组织必不可局限于香港一隅，它必须以全中国为对象，以整个中国革命的任务为目标的。目前的香港组织祇应作为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用说，这个组织如要强大巩固，如想在群众中扎下基础，如想在事变中发生真正作用，它必须学会不是先拿远大的前途来空喊，而是要面对目前香港这个现实，要站在目前香港民众（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真正要求上，耐心地、切实地与他们一起斗争，在斗争中与他们一起成长。

离开了这个起跑点，一切有关中国与香港的长远理想都会落空，都无由实现。

10. 因此，不论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革命或者为了准备香港一地的反殖、反资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都必须规定出一个正确而可行的过渡纲领。

不过这样一个纲领显然不是某一个人所能草拟的，它必须汇集多数人的智慧和经验，在不断摸索与不断经验中纔能完成。

在这里，我只想提出若干建议，作为受朋友们讨论的基础和参考。我们希望经一个相当时期（最好几个月）的讨论，能终于规定出一个为香港革命社会主义者共守共行的过渡政纲。

11. 为了简短起见，我不想在此详述1949年中共解放全大陆以来，香港所发生的变化，以及香港民众在思想与政治态度上的变化，概括的说，由于中共的胜利，香港这个人口不足百万，主要仅仅是转口贸易港的商埠，一变而为人口超过四百万，而且经济上成为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国际都市了。香港地位的变动，意味着它革命力量及其可能及于临近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影响力的大大增加。

香港民众思想上与政治态度上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1949至50年代之末，这是人心普遍倾向中共，工人们与港英斗争颇为激烈的一个时期；第二，自50年代末至1968年，此时由于中共实行「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一连串极左冒险政策的结果，香港人普遍右倾，其中有的转而拥护国民

党，有的效忠港英，而绝大部分的民众，包括多数工人与学生，则陷于政治的麻痹冷淡症中。

自从1968年后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事变的刺激，特别由于世界规模的反越战运动和各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影响，香港的学生和工人也开始脱离着政治的麻木状态，逐渐走上斗争的道路。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现在，其趋势还正在加速与加大中。

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于如何使开始觉醒的人们有意识地走上我们上面揭橥出来的斗争道路，乃至如何使他们走向我们所提出的斗争目标。

12. 为此目的而规定具体的斗争要求，暂时祇能指出几个方面，请大家参加意见，以便凭集体之力定出一个完备的纲领，这个纲领，我个人以为应包括下列诸点：

一．工人方面：要求由全体工会会员实行民主选举，改选领导机关；反对官僚把持工会；由工人编制生活指数，依指数逐月调整工资；保障就业；实行退休养老制度，男女同工同酬……

二．学生方面：反对奴化教育；反对由教育官钦定教科书；任何学校一律待遇……

三．小市民：反对勒索小贩；保障居住权利；实行无息贷款……

四．一般：争取以中文为第一法定语言；反对高地价；反对补地价；组织住户联合会，由该会决定房租；反对拿香港人的钱送去英伦救急；反对虚伪的选举；实行香港市民（凡18岁以上）普选；成立真正代表民意的赋有实权的立法局；反对以香港作为美军舰队的侵略基地；言论，出版，集会，示威自由；取消所谓「递解外国人」的法律……

当我们在上述战斗要求上，在香港劳动大众与青年中进行教育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时，不用说，必须经常与国际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特别要与日本等地的亚洲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我们一刻钟也不应该忘话，香港革命的胜利前途，首先与全中国工农的反官僚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注：为了经济与政治的理由，中共目前不愿意收回香港，光看这件事本身，我们不会亦不应责备中共。一个革命政府，在其实行政策之时，自有主动决定其应采步骤的权利，且亦有其必要。可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它在其它许多问题上一样，为策略而践踏革命原则，甚至与港英联合来反对革命者，那就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和揭露的。

作者注：这文件曾于当时向「70年代」提出，可惜「70年代」成员尚未成熟到能接受这纲要的程度，现在重新向「研讨会」提出，至少希望能引起参加者的注意！

（原载1970年代香港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的意见》，署名双山、一丁）